

记事本

元宵忆

贺为民

农历正月十五,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。这个起源于汉代、盛行于唐宋的古老节日,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文化记忆。每当此时,我总会想起儿时时在湘中乡村度过的元宵节,那些温暖的记忆如同母亲煮的甜酒汤圆,永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

元宵节这天,我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,灶间就会飘来糯米粉的清香。母亲的手在案板上轻轻揉搓,雪白的米粉团便在地掌心化作一颗颗圆润的汤圆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甜酒与红枣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儿,将整个厨房

熏染得暖意融融。我喜欢趴在灶台边看母亲捏汤圆,看那一颗颗白白玉似的汤圆在汤里沉浮翻滚,宛如天上圆月跌落在波浪起伏的池塘里。

午后,锣鼓声由远及近。我就会丢下碗筷,提着小花灯寻声而去。这时,村口早已围满了人,只见一条金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龙身起伏,龙首昂扬,龙须随风飘动。舞龙的汉子们穿着红色的衣服,腰间系着黄色彩带,古铜色的脸上沁出细密的汗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舞狮的也不甘示弱,时而腾跃,时而翻滚,精彩的龙飞狮

舞引得围观的人群一阵欢呼。

夜幕降临,花灯次第点亮。纸扎的各色兔子灯、莲花灯、宫灯,在夜色中摇曳生姿。我们这帮小伙伴人手一盏小花灯,追着龙狮队伍在乡间小路上奔跑。月光如水,花灯如星,将蜿蜒的乡间小路点缀成一条流动的银河。每到一处村落,迎接的鞭炮声便震耳欲聋,烟花在夜空中绽放,与地上的花灯交相辉映,美丽极了。

午夜,我身上带着鞭炮的硝烟味回家。母亲没有责备,早已备好热水,为我擦去额头的汗珠。我躺在床上,耳边仿佛还

回响着锣鼓喷响声,眼前还晃动着龙狮的身影。窗外如银的月光静静地洒进来,将我的小屋照得通明。我知道,这月光也曾照过千年前的元宵夜,照过无数个像我这样追逐着花灯奔跑的孩童。

如今,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,望着远处升空绽放的烟花。记忆中的元宵节,就像母亲煮的那碗甜酒汤圆,温暖而甜蜜,永远定格在时光深处。那些追着花灯奔跑的夜晚,那条月光下的乡间小路,那声声锣鼓,那阵阵欢笑,都化作一缕乡愁,在每一个元宵夜悄然涌上心头……

随笔

接春

彭新平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立春,这一古老而又充满希望的节气,又称作岁首、正月节。在旧时,中国人依照旧历将“立春”视为一年的初始,仿若在时光的长河中,为新的轮回拉开了序幕。在我的老家,一直完好地保留着立春接春的独特习俗,那是自然的敬畏,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言:“立春,正月节;立,建始也……春木之气始至,故谓之立也。”从立春这一日起,凛冽的北风便如败退之军,温暖的东风恰似灵动的使者,带着春天的气息轻盈而来。“东风如解酒,著物物不知。”它吹过大地,大地从沉睡中缓缓复苏;它拂过万木,万木萌生出嫩绿的新芽。四季的新轮回,在这东风的轻抚下,再次重新开启。

立春,是希望的起点,故而老人们常说“立春大于年”。在一些村庄,接春的热闹程度远超车节,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比过年时更加密集、更加隆重。当立春的时间一到,整个村庄仿佛被同一股力量唤醒,爆竹声齐刷刷地响起,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这声音,不亚于过大年时那响彻云霄的轰鸣,它宣告着春天的正式来临,也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。

交春之时,老家遵循传统习俗,家家户户都会放爆竹相迎,此谓之“接春”。这一天,即便立春时刻在半夜,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开大门,点燃香烛,让那袅袅香烟带着虔诚飘向天际。随后鸣放鞭炮迎春,紧接着摆盘碟,斟满春酒,共饮这充满希望的美酒。在旧时,还要耍春灯,人们手提绚丽的春灯,相互庆贺,欢声笑语回荡在街巷。耕读之家在外面放鞭炮的同时,会在神台左边和大门左边张贴“迎春接福”“春到福星”“春到福临”等红纸条幅,以表迎接春神。这种习俗在炎陵县水口镇官仓下村至今仍保留着,宛如岁月长河中一颗闪耀的明珠,从未黯淡。

老家有的地方习惯将立春这一节气称之为“交春”。“交春”特指立春日“春”到来的时刻。立春,意味着一切都是崭新的,万物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澎湃的朝气,无论过去的一年里,你历经了多少辛酸和苦楚,遭遇了多少次挫折和失败,在这个新春,都让我们迎着拂面的春风,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拥抱阳光和希望,让一切归零,重新出发。

老家乡下还有一个有趣的立春习俗。在古老的传说中,立春这天最容易把鸡蛋立起来,“立春到,蛋儿俏”的说法,一直流传至今。过去的老人会通过将鸡蛋竖起来,若松手而蛋不倒来确定是否“春”到了。或者将鸡蛋置于水中,交春之时一到,原本横浮在水面的鸡蛋便能慢慢竖起来。民间认为,只有在这一时刻,新的一年才真正开始,仿佛鸡蛋的竖起是春天赐予的神圣启示。

在过去,老家客家人立春除了鸣放鞭炮接春这一习俗,还有“拜春神”(即祭芒神)、“吃春饼”、“送春牛”、“舞春牛”等活动。这些习俗显得古老而传统。周代有天子设东堂迎春的仪式,当时祭祀的是春神即句芒神。句芒亦称芒神,是主管农事之神。远古时期,最早在立春日祭祀者除专职的礼官外,便是从事耕作的农人。汉代开始有祭春牛的民俗活动,而宋代则有送春牛、吃春卷等习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老家还有人给每家每户送春牛图,送春牛图也叫报春、打春、赞春。送图之人在立春前几日,一边敲小锣打竹板,一边唱着赞春词,挨家挨户送去春牛图,为人们带来春的喜讯。

农谚说得好:“立春雨水到,早起晚睡觉。”随着立春的到来,农事活动由此拉开帷幕。这时,家乡人也纷纷走出门户,踏青寻春。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”他们漫步在田野间、山林中,去体会那最细腻、最神妙的春意,感受大自然赋予的生机与活力。

随着立春的到来,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白天渐长,太阳也暖和多了。气温日渐上升,降水量也在增多。“春风如醇酒,著物物不知。”春天,就这样悄无声息却又无比热烈地来到了我们身边,带来新的希望与美好。

生活家

翰墨诗书润平生

姜满珍

春节这阵子,我又和不少书法界的朋友一道给父老乡亲写春联了。我跟随老师浸润书法艺术6年多,近几年参加了由湖南省书法院、湖南省书协组织的两次理论研讨班、一次菜单班,经常参加省里的“书道潇湘”讲座。每一次的书法学习,都让我如沐春风、获益匪浅。

我的第一爱好是写作,但经历了这些年的书法学习,我感觉书法与写作也是相辅相成、相互浸染的。书法里的文史知识、趣味故事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创作,有益提升我的写作水平。几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《关于春联的那些事儿》的文章,发给《济南日报》,不料没几天编辑老师就将此稿见诸报端了。乐得我半宿没睡着,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省外的报刊上发表作品。

学习书法的过程中,我也随着时间的推进对书法有了更多的感悟,《瞳瞳春联送万家》《岳麓书院翰墨飘香》等都是书法艺术带给我的灵感。我也常在一些文艺培训场合说自己是“作家里书法较好的,是书法家里文笔最美的。”有王婆卖瓜之嫌,但我也暗暗努力,希望自己尽量配得上所吹的牛皮。总而言之,在我看来,写作与书法相得益彰,阅读、写作累了,站起来在“黑白艺术”的空间舒展着筋脉,感觉格外充实格外清爽,人生的闲暇时间愉悦又意义深远。

最让人欣喜的是每年岁末年初,我会组织几场“送春联、送书画”活动,也会参加深口区书协组织的迎春送春联活动。那十天半个月是书画界朋友联系最密切也最活跃的时光,大家每天精神抖擞,挥毫泼墨在大街小巷、社区邻里、机关乡镇。一张张充满了人文气息的春联、“福”字、山水花鸟画悬挂在市民的门楣上、堂屋里、办公室内,将年味演绎得丰富极了。在一场场充满烟火气息的送春联、送书画的活动中,我也看到自己的“手上功夫”还需精进,品味到深湘文艺氛围的浓厚,感知到市井生活的精彩。当看到大家喜气洋洋的笑脸,自己所有的疲惫和辛劳也淡然冰释了。

我还收获了很多与春联有关的趣事。王羲之一次年终岁尾写了好几副春联,都被人相继揭走了。除夕将至,急得王夫人愁眉锁眼,一个劲儿催王羲之想办法。王羲之微微一笑,又提笔写了一幅。写完,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,然后把上半截张贴于门上。于是,这副对联便成了:“福无双至;祸不单行”。夜间,来偷揭对联的人一见这几个字,心想,这也太不吉利了,谁敢贴上去啊!只好叹口气,趁着夜色溜走了。大年初一天刚亮,王羲之的将半截对联广泛传播,想不知道杉菜和F4似乎有点难。而近年在媒体上不时看到的是大S的情感纠葛。虽然不是她的粉丝,但是对她的突然离去,还是忍不住唏嘘。

作为一名普通中年女性,对她的离去我有点感受。首先健康是金,如果健康不能排在首位,财富、名利等身外物即使再多,当健康归零的时候,一切也就归零了。有人说,48岁的王羲之是没有见过本命年的关。其实,是这些年她的身体落下的亏空,才让流感有机会演变成要命的疾病。当下,不少中年人的身体损耗颇多,进入了需要保养的阶段。而每个人是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,新的一年,关爱自己的身体可以从少熬一次夜,多动一动开始。

散文

女到中年,请对自己好一点

罗春娟

正月初六,大家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中,我突然刷到了徐熙媛(大S)去世的消息。是《流星花园》中清纯开朗的“杉菜”吗?第一眼我以为是假消息,但是随即看到她家人证实,大S因流感并发症在日本不幸去世。网络上悼念大S的各种信息也纷至沓来。

“陪你去看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,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,要你相信我的爱只愿为你勇敢,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……”虽然当年我没有怎么追过《流星花园》,但是关于电视剧主题曲、剧情、演员的讨论在同学间广泛传播,想不知道杉菜和F4似乎有点难。而近年在媒体上不时看到的是大S的情感纠葛。虽然不是她的粉丝,但是对她的突然离去,还是忍不住唏嘘。

作为一名普通中年女性,对她的离去我有点感受。首先健康是金,如果健康不能排在首位,财富、名利等身外物即使再多,当健康归零的时候,一切也就归零了。有人说,48岁的王羲之是没有见过本命年的关。其实,是这些年她的身体落下的亏空,才让流感有机会演变成要命的疾病。当下,不少中年人的身体损耗颇多,进入了需要保养的阶段。而每个人是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,新的一年,关爱自己的身体可以从少熬一次夜,多动一动开始。

同时,每个人都要更多尊重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。据了解,大S出发去日本旅游时已经出现了咳嗽等症状,而她为了不让人扫兴,没有调整行程。虽然是三姐妹中的老二,但是一直以来,大S是徐家扛事的人。她像大姐一样照顾着心爱的家人。但每一个坚强的照顾者也并非钢筋铁骨,她们的身也需要休憩。如果生活中,你一直扮演照顾者的角色,那么请记得留一份心力给自己,关爱自己的情绪和感受,适时放松心情。所谓爱满则溢,当你照顾好了自己,才能更好地照顾他人。当然,如果你是被照顾者,也应该呵护好自己,因为这样做就是为照顾你的人“减负”。

大S去世后,她的好姐妹阿雅发文悼念时提到,上个月聚会的时候,她们还相约“要常聚”。但是“真没想到,是最后一次相聚”。我们常说,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一个先到,而人到中年,大家都在为工作、家庭忙碌,聚一聚还真不容易。而有些人,真是“人间的面,见一面少一面”。所以,心里有挂念的人儿,美景或美食,就去见一见、尝一尝吧,哪怕是见缝插针。好像不久前,我曾和闺蜜在各自单位解决午餐后,利用一点午休时间在便利店的屋檐下吃了馋了已久的冰淇淋,吐糟了生活中乱七八糟的事儿,感觉真是身心舒畅。

散文

厨房里的烟火气

李曙光

年三十的早上,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着,准备着中午的大餐,一边忙着一边聊着,聊起了小时候的年夜饭,聊起了小时候的厨房,手里择着菜,思绪却飞到了旧日时光……

我很小的时候,和父母住在株洲化工厂的单身宿舍里,也就是俗称的“筒子楼”。那时,父母还很年轻,我也只有五六岁,记忆虽已模糊,但那些零碎的片段却像老照片一样,偶尔在脑海中闪现。那时,家里只有一间房,没有厕所,也没有厨房。所谓的“厨房”,是搭建在楼道里的一个临时角落,让原本就不宽敞的楼道显得更加拥挤。一到做饭的时间,楼道里就会响起乒乒乓乓、叮叮咚咚的声音,空气中不一会儿就弥漫起呛人的油烟味。若干年后,当我看到《人世间》里类似的场景时,不禁惊呼:“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吗?”那一刻,记忆如潮水般涌来,瞬间清晰。我还记得,逢年过节时,各家会拿出几个拿手菜,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。条件虽然艰苦,却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温馨。邻里间的关系,就在这简陋的“厨房”氛围中得以升华,人与人之间的温情,让人心头一暖。

后来,我们一家搬到了化工厂生活区一区的新家,有两间卧室和一间独立的厨房。虽然还要去外面的公共厕所,但比起之前的筒子楼,条件已经好多了,父母很是满足。厨房面积不大,只有一个案板和小水池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,但它却足以容纳下一家四口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最让我开心的是在厨房里包饺子,我就是在那时和父母学会了这门“手艺”。父母手把手教我擀皮、包馅,虽然一开始包得歪歪扭扭,但他们总是笑着说:“慢慢来,熟能生巧。”有时候,父母倒班不在家,就我自己做给妹妹吃,虽然很简单,比如下个面条或炒个鸡蛋炒,但那种成就感却让我觉得无比自豪。现在想来,我的厨艺就是从那时开始萌芽的吧。

时间来到1989年。那时,厂里的职工是可以分房子的。按照工龄、岗位、职务等条件打分,然后根据得分情况分配房子。当时,株洲化工厂生活区分为四个区,四区的房子在我们眼里就属于“高档”小区了。父母是双职工,在工厂工作多年,根据得分,总算分到了四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,二楼,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,还有一个阳台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看新房子的情景。我兴奋地在各

个房间里跑来跑去,妹妹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,笑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。厨房比之前的大了许多,有一个七字形的灶台,墙上还嵌着一个碗柜,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母亲在厨房里查看着,摸着崭新的瓷灶台面,眼里闪着幸福的泪光。

在新房里过年时的场景也历历在目。大年三十的早上,父母会早早起床,在厨房里忙活,准备晚上的年夜饭。我和妹妹则在外面和小伙伴们玩鞭炮,累了、馋了就跑回家,拿点零食,或者到热气腾腾的厨房里“偷吃”美味。父亲会笑着转过头来说:“别着急,等下让你吃个够。”吃年夜饭前,父亲会到门口放一挂响亮的鞭炮,年年如此,很有仪式感。在隆隆的鞭炮声中,吃着父母精心准备的美食,过年的气氛格外浓厚。那种团圆的味道,至今仍让我怀念不已。

再后来,我结婚了,有了自己的新房,厨房也变得更大了。时光流转,厨房里依旧是忙碌的身影,只不过忙碌的人换成了我和妻子。在客厅里嬉戏打闹的,是我的两个孩子,他们开心的模样仿佛让我看到了儿时的自己。因为房子比较宽敞,过年时,父母和岳母都会来我家团圆。长辈们年纪大了,我和妻子自然地接过了掌厨的接力棒。年夜饭的餐桌上,摆满了我们亲手烹制的菜肴,虽然忙碌,但看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欢声笑语不断,那种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

如今的厨房比从前更加便利和精致,现代化的厨具一应俱全,但愿意在厨房里做饭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。很多人宁愿点外卖,也不愿亲自下厨。虽然外卖便捷,但总觉得少了些生活的烟火气。做饭虽辛苦,但这不正是生活的气息吗?对家人的关爱就凝聚在厨房的锅碗瓢盆里,就蕴含在美味食物的色香味中。那些在厨房度过的时光,那些在油烟中升腾的温情,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。当我在厨房里忙碌时,总是会想起小时候父母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想起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日子。那些温暖的时光,仿佛就在昨天,从未走远。

小小的厨房,承载着家人的幸福;厨房的变迁,折射出时代的进步。从简陋拥挤到宽敞便利,从简单拼凑到精致齐全,每一次变化都饱含着生活的馈赠。而那些温暖的记忆,那些浸润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,会永远珍藏在心底,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真情

姐妹们的聚会

朱洁

大年初四的晚上,阴冷又潮湿,但吉首乾州古城内张灯结彩,人气满满,很是热闹。我按欧阳发的地址前往,穿过一片荷塘后,找到聚会的目的地——“半亩方塘”茶室。

我走进去时,据说欧阳和俊也刚到,她们烤火聊着天,见我来了,便开起玩笑:“出门洗头了?”“当然,来见你们得把自己整得清爽点……”我打趣道。

那日下午,我才和欧阳通了视频电话。当时,她正陪女儿弹琴,见我头顶“鸡窝”,便半嘲笑半提醒地说:“头发又油了,出来见人记得洗头……”

高中寝室的同学,大约是彼此最了解的人,每个人的个性、习惯、喜好……甚至是头发、皮肤的质地,相互都那么清楚。

过一会儿,君也到了。和君一别竟已20多年,但眼前的人丝毫未见陌生,还是记忆里那双熟悉的眼睛——覆盖着好多层眼皮的又大又圆的眼睛……一聊才知,这些年,她从上海交大本科一路读到博士,然后又勇敢地跳入体制内跳到体制外打拼。

最后到的是婷。准确来说,她人未到,笑声已到,很

绕不开过去的。我们聊记忆里的旧人、旧事。我很喜欢李叔同的《送别》,但又害怕听。因为每次听这首歌,总是那么感伤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那么多的同学,见上一面的永远只有几个人。

我们是和君一起给在长沙的蓉打视频电话。那时那刻的蓉正看病人,在办公室整理病历。株洲长沙距离很近,但2007年我结婚后,我们的第二次相聚竟然是在去年。医生很忙,中年人很累。我们聊到同是医生,人在北京,工作忙,我们父母同在一个单位,从小一起长大,但她去北京上大学后,我们便很难见面了。有一年我去北京,和她见过一面,后来就只能微信上联系了……

时间走得好快,马上就要凌晨12点了。拖家带口的我们不得不说再见,也相约明年再见。只是,明年过年我家老大就要中考了,我们有时回去吗?同学们又有那些人能回家相聚呢?

我们还一定会聊从前。旧时人相见,话题是